



## “误读”之趣

韩羽 / 文

白石老人笔下的小生物,往往像孩子,比如这幅画里的小鱼儿,欢快得活蹦乱跳,甚至有点儿做作了。道是为何?原来是为了向河岸上的小鸡表示“其奈鱼何”,用孩子话说:我不怕你!

小鸡不会浮水,可望而不可即,小鱼怕从何处来?且看这些小鸡,毛茸茸,瞪着小眼的惊诧样儿,像极了啥都不懂啥都好奇的小孩儿,似乎听到了它们的叽叽声。“这是什么?”“这是虫虫。”“虫虫不是在草里的么,为什么在水里?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其实小鸡是好奇,是小鱼误会了。可又正是由于这误会,才有了戏剧性,逗得我看了小鸡看小鱼,看了小鱼看小鸡,看了笑,笑了看。

这应说是“误读”,其实白石老人作画的原意并非如此。且看跋语:“草野之狸,云天之鹅,水边雏鸡,其奈鱼何。”是替小鱼出一口气的。同时又似乎还有一声叹息,是白石老人的:乱兵、土匪,抢粮绑票,老百姓东藏西躲、颠沛流离,乱世不如太平犬,更不如这河中小鱼也。很明显,是借小鱼这“酒杯”,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,哀人复自哀之。而我又看又笑,当乐子了。阴错阳差,不吊诡乎,写以志之。

(韩羽,画家、作家,现居石家庄)

小鱼 小鸡 齐白石画



## 朝花夕拾

# 那些年的动物饼干

彭立平 / 文

父亲的病房里,放有一小袋动物饼干,是妹妹从楼下超市里买来的。她见我仔细地看这袋饼干,就对我说:“小时候,爹经常给咱们买这样的饼干。”一句话,引起我很多回忆。

我们小时候,父亲在北京做工,只有春节才回家,回来时就给我们带来这种饼干。一到冬天,我们就盼望着过年,盼望着早日吃到这种饼干。

那时是经济困难的20世纪70年代,粮食紧张,饼干糕点之类的副食品十分珍贵。以前,我只见过从北京、天津等大城市来的孩子得意洋洋地吃这种“高贵”食品,心中羡慕不已。等到父亲去北京做工了,每年也能给我们买来这种饼干,而且不是一点儿,是一大袋子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这些饼干大概有十斤重,装在一个牛皮纸大袋子里,外面渗出斑驳的油渍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饼干的形状为各种小动物,有公鸡、小狗、小兔、小鱼、大象等。

每天下午放学回家,我们兄妹所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到东屋踮起脚尖摸挂在秫秸横架上的牛皮纸袋子。从里面抓出一小把饼干,放入自己口袋中,然后走到外面,一边玩,一边吃。每次摸出一块,我总是先看看是什么形状,等看清楚了再吃。每次我都舍不得一口吞下一整块,而是先咬下一小点儿,慢慢嚼碎,在嘴里含一会儿,等唾液将其完全溶化了,再咽下去。当吃完一块,伸手从口袋里摸下一块时,心里先猜想会摸出个什么形状的。拿出来后,如果自己猜对了,心里会特别高兴。

那时我家很穷,为盖房还欠有债务,父亲为了养家,只身来到北京丰台一个部队做木工。父亲在部队里日夜苦干,技术又好,受到领导好评,给定工资每日三元,比普通工人高出很多。他每月领工资90元,一半交给村里小队顶工分,剩下的一半,除留一点儿自用外,其余全部寄回家中,从不舍得多花一分。年底回家过春节,使用省下的钱给我们买来这一大袋饼干,使我们得以吃到这种羡慕已久的高级食品。

不久,父亲以出色的技术和组织管理能力,担任了单位瓦木工的总负责人。他领导工人完成了北京一些重要工程项目,月工资



也涨到近160元。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。父亲收入的增加,使我家摆脱了贫困,盖房欠下的债务很快还清,家中从此有了盈余。母亲在病中,独自操持着在正房东侧空闲宅基地上又盖了两间北房,形成五间正房的院落。父亲春节再回来,除仍然给我们买回动物饼干外,还买来了部队特供的压缩饼干。

1976年,本村在山西大同某部队揽有一项土木工程,派去300多名瓦木工进行施工。由于组织领导不力,工程进展缓慢,部队领导意见很大。大队负责人焦急万分,便来到丰台找父亲。父亲赶到大同接替领导职务后,迅速调整施工计划,工程进度明显加快,终于如期完成了施工任务。之后,父亲如约又回到丰台继续工作,每年春节仍一如既往地为我们买回好吃的动物饼干。

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出外做工,直至改革开放,生产队解体,父亲才回到家中。这时父亲已经头发花白了。在这人生宝贵的十几年的时间里,父亲每年正月初六离家,只有春节才回来几天与家人团聚。

一年前,父亲77岁时不幸患上脑血栓,失去了劳动能力。前不久又发现转为癌症,至今月余不能进食,已近弥留。如今,我也已两鬓斑白,很多过去的事情已经忘记,唯有关于这饼干的记忆刻骨铭心。我们能为父亲做点事情的机会已经不多了,把父亲一生的辛劳不易和对家人的无限关爱记录下来,也算是对父亲的一点报答吧。

## 品味人生

# 细数过往的美好

马德 / 文

人这一辈子,有些事情的发生,真是匪夷所思。

1983年,我意外地考上了县第五中学。到三十几里外的县城上中学,这在我们村是从未有过的。村人纷纷称赞,父亲也很激动,他说,看来李书记说得不错,小子真是有点出息了。

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乡里李书记来到我们村,他忽然指着我说:“看这孩子眼仁儿多黑,将来一定会有出息!”那时,我正跟几个伙伴在街上玩。几个乡邻一边应和着,一边瞅着我。父亲也在旁边看着我笑,脸上讪讪的,说不清是骄傲还是难为情。在偏远的乡下,书记就是大人物,他的话,父亲果然很郑重地记了下来,在考上重点初中这个场景上,派上了用场。

对于这场考试,有两个细节我不能忘。一是,考试结束后,我在镇里一家小卖部买了个面包,结果买到的是一个放置了多年的干面包,啃了半天,居然啃不下一个角来。二是,试卷中有一个判断题,说一斤铁比一斤棉花重,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,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,立刻画了大大的“X”号,并环视考场,兴奋了好一阵子。

人生是不能假设的。如果我没有上这所学校,可能跟家乡的小伙伴一样,进入另一种生活轨迹中。当然了,在这所有名的初中,我上了三年,并没有考上师范和中专,而是灰溜溜地上了高中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大学还是很难考上的,尤其是偏远的县域。我所在的县中,每年也就考上十几个人,而这些人中,大部分都是复习生。有一位老兄,据说复习了8年,秋冬时节在家务农,每到春天的时候,就背着行李卷来到学校,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极谦逊地听课做题。斯人清瘦,髭须稍长,一说话就笑。他选考的外语是日语,有时候,他还教我们叽里咕噜地说几句,大约是“土豆哪里去挖,一挖一麻袋”之类。

有这位老兄为榜样,大家即使复习个一年半载,也觉得是可以熬的。我考上的那一年,说来有点惊险。高考结束,我就回了家,天天在家等消息。在我看来,如果考上了,定会有人来通知的,类似于古人中了举,要有人敲锣打鼓来村里道贺报信。我等啊等,始终没有半点消息,便有些绝望。村里人说,考上考不上,去学校看个究竟吧。等我到了学校,班主任老师瞪大眼睛瞅着我,仿佛要把我吃掉。他朝我吼:“我看你的大学是不想上了!”原来,我分数够了,而那天已经是填报志愿的最后期限,再不来,就上不成大学了。

赶紧跑到同学家填了志愿,慌乱中,自己都不知道具体填了什么学校。因为据说,我得自己跑到市里递交志愿。对于一个小孩来说,市里是个从没去过的遥远地方,更遑论还要在当天下班前递交给某个部门。当时的绝望,可想而知。

幸运的是,有一个同学恰好临时要修改志愿,而他的父母,在县里是个人物,他家有车,他家有司机,他家见过世面,但他家没想到还有个我,于是,我的千钧一发火烧眉毛岌岌可危的志愿,就这样在最后时刻捎到了市里。

你说,惊不惊险,刺不刺激?

大学毕业,本来该分回所在县的,因

为我属于定向生。事实也证明,同学们毕业后都回到了本县,而我却是例外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唯一可能改变这种走向的,是毕业前曾经填写过的一个信封。印象中,这个信封是要毕业生填写分配去向的。那时,父亲已经病故,家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县。于是,我就斗胆把去向写到了这个县,这样可以离家近些,离母亲近些。即便写了,我也没抱多大的希望。毕业分回原来的地方,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因为这是政策,是难以更改的。

谁料,秋天的时候,家里给我电话,要我回去报到。而报到的地点,居然就是另一个县的教育局。报到那天,主管教育的副局长还批评了我一顿,说我报到了,导致那所学校的语文课一直由音乐老师带着,每天都在念课文。

我在那所叫王虎屯的学校待的时间并不长,就调到了冀中平原。尽管这样,那里还是给我留下了好多美好的记忆:骑着摩托车在野外疯跑,到村里某老师家聚餐,半夜就着月光回到学校。还有就是,我总去那个小小的邮局,去看报纸上有没有我发表的文章。及至后来,一个姓崔的老师,把我调走之后寄到学校的稿费取出来,想办法如数寄给我。都是好人啊!

若干年前,我在案头写下一句话:命运惠我良多。这是发自内心的感恩。

大约是2003年的夏秋时节,我突然收到一个EMS快递,那时候快递还并不多见,这是谁寄来的呢?打开后,首先看到了一张百元钞票,夹在文件里面,掏出一摞文件,映入眼帘的是《读者》杂志的绿色小蜜蜂logo,读完后,才知道是杂志要跟我签约。那张百元钞票,是回寄的邮资。那是《读者》杂志第一次跟全国百位作家签约,名单中有周国平、毕淑敏等响当当的名字,而我居然也忝列其中,觉得荣幸之至。

那时的《读者》杂志影响力巨大,全国签约百名作家,无论怎么数,也轮不到我。何德何能,又何其有幸!这本杂志用它的文字影响过几代人,也用这样的方式,惠泽过我。

还有一年,本省的都市报副刊选四个人写专栏,其中一个居然是我。那时我籍籍无名,不知道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会轮到自己头上。问责任编辑,编辑说,是领导选的。领导是谁呢?为什么要选我呢?直到若干年后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到省城遇上了都市报的那位总编辑,提及此事,他微微一笑:“我以前看过你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几篇文章,文笔挺好的,于是就想到了你。”

有人说,人生的所有幸运都是努力的结果。我认为,这个世界真的有属于一个人的幸运,跟努力没有关系。当然了,你可以认为它是命运的一部分。它们或从天而降,或兜兜转转,总之,想方设法要来到你的生命当中,让你觉得又惊喜,又美好。

有时候,回望岁月发生的种种,当时只道是寻常,现在隔着光阴看,冥冥之中,有些好像潜着某种神秘的力量。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。怎么说呢,还是去感谢吧,感谢生活曾经的赐予,感恩命运带来的这一切。

我还想说,即便回忆过去,多数数过往发生的美好,于人生来说,这也该算一种最好的活法吧。

